

At Bertram's Hotel

柏翠門旅館之秘

阿嘉莎·克莉絲蒂著／張伯權譯



出版緣起

「三」

我熱愛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所有作品及她個人傳奇性的一生。

直到現在，她所創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聖經之外在世上印銷最多的書籍。

常阿嘉莎的著作之一「東方快車謀殺案」被拍攝成電影在英國首映時，英女王伊莉莎白請問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過，只是這一部的結局卻是忘了，能否請您告訴我兇手究竟是誰呢？」

阿嘉莎回答說：「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關她作品的曲折情節、懸疑佈局和出人意外的結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態度一樣，貴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絲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癡結所在及精華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紀的迷宮，無論男女老幼，一旦進入她的世界，必然無法

• 起緣版出 •

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牽引，在裏面做上千場以上華麗輝煌的迷藏，樂而忘返。

我極樂意將這位偉大奇情作家的全套書籍介紹到中國來，這位風靡了全世界數十年的傑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賞、崇拜與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國，她的作品遲遲沒有出版，實是愛書人極大的損失與遺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俠小說、倪匡科幻小說、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及一系列經典名著馳名的遠景出版公司有計劃地出版阿嘉莎·克莉絲蒂小說全集，正好彌補了這項缺憾，也是中國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關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書的燦爛與美麗，在於讀者親身的投入和參與，太多文字的介紹，便失去它隱藏著的玄機了。



在倫敦西陲區心臟地帶，有許多悄然獨立，自成一格，俗稱口袋的街道，只有計程車司機這類的認路專家才能一點不差的帶你到公園巷、巴克來廣場、南奧得裏街這類的地方。如果從公園向左轉，再向左，再向右轉一、二次，就會發現一條安靜的小街，而街的右邊就是柏翠門旅館了。這家旅館歷史悠久，二次大戰的時候，它左右的房子幾乎都被炸平了，只有它還絲毫未損地屹立着。賣房子的租客會告訴你說：「只要花一筆不太大的費用，就可以修好，使它從現在一九五五年恢復到一九三九年一樣的舊觀——莊嚴、高貴、樸直而收費昂貴。柏翠門的客人都是高級教會執事、住在鄉下采邑的貴族富孀、名門閨秀——她們在學校放假後，回家前，想在倫敦小住一、二天，就在此下榻。（現在倫敦城裏就沒有一個像樣的地方可供沒人陪侍的千金小姐們隨興住一、二天的旅館呢。只有柏翠門還算可以安心住下，我們自己就是那裏的常客。）」

別的類似的旅館都感到了時代的壓力，紛紛現代化來應付各種不同的客人。柏翠門也不例外，不過它的改變很巧妙，叫人第一眼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

迴旋門前台階上，首先可以看到一個虎背熊腰，全付戎裝，配掛着勳章、綬帶、穗帶、金光閃閃好像陸軍元帥的門房老爺。

其風度之佳，無懈可擊。他和藹可親的接待你，小心地服侍你上台階——好似你從計程車中得了風濕症。他帶你穿過毫無聲響的迴旋正門。

進得門來，你會大吃一驚，以為時光倒流而你竟置身於英國愛德華王朝時代。當然它有中央空調系統，可是一點也不覺得。在中央大廳中，有二個極大的壁爐，旁邊附著二個大銅煤斗，一塵不染地跟愛德華時代女佣擦過一樣地閃閃發光。裏面的煤塊也大小正合用。滿眼大紅天鵝絨和長毛絨，造成一種高雅而舒適的氣氛。廳內的扶手椅也和現代的不同。椅腿特長，可以讓有風濕症的老太太坐後，從容的站起來，免去要從過矮的椅墊上掙扎站起的窘境。扶手椅的椅墊也不像現代的那種華而不實的東西，矮得正好卡在大腿和膝蓋的中間，叫有關節炎和坐骨神經痛的人大受其罪。椅子的樣式很多，有直背式、有斜背式；椅墊的寬窄不同，以適合各種身裁的客人。所以住在柏翠門的人都可以找到一張舒服而合適的椅子來坐。

現在正是午茶時間，中央大廳中，高朋滿座，正在享受午茶。還有別的地方如客廳：其中飾滿了真正印度純棉印花織物；吸煙室：是暗中爲了紳士老爺們準備的；裏面有用上等軟皮面做的躺椅。兩間寫字間：客人可以在這安詳的一角舒舒服服的招待朋友訪客，暢快的談談私話——或者寫一、二封信而不受打擾。除了這些愛德華王朝式的服務，還有一些不爲人注意的小服務供給需要的客人。比如說這裏有一間雙倍大酒吧，有兩個調酒的酒保；一個是美國人，專調波本酒、麥酒和各式各樣的鷄尾酒，以使美國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一個是英國人，一面調雪利酒、皮

姆一號等純英國酒，一面內行的談着亞司喀和紐勃里的賽馬會，因為這些英國中年客人多是爲了重要的馬賽才暫住進柏翠門旅社的哩。此外，這旅社還在極隱秘的地方佈置了一間電視房以供給想看電視的客人。

客人們偏愛在中央大廳喝下午茶，因爲上了年紀的老夫人們喜歡一面喝茶，看着人們走進和走出，和老朋友打打招呼，一面又可以挑挑眼瞷說這裏的一切包括客人都已經過時得一塌糊塗。另一面看見美國來的住客發思古之幽情着迷極了。這些有頭有臉的英國老爺太太們，真的坐着享受傳統式的下午茶的景象，使柏翠門的下午茶本身即爲很可觀的一景。一切的準備都堪稱上品，再加上一個無懈可擊的總管——亨利，五十幾歲的年紀，高大體面，溫良可親，他的態度、舉止均具古風。由他指揮的許多身裁瘦長的年輕侍者在忙碌着，端着光可鑑人的大銀盤，上齊喬治時代的銀茶壺和杯盤瓷器——就算不是真正名牌如洛金漢和戴凡勃的瓷器，也是上等貨。除了貴族式的服務，所供應的茶也有印度紅茶、錫蘭紅茶、大吉嶺紅茶、藍普山紅茶和其他各種名紅茶，而配茶的點心，隨便什麼只要你叫得出名堂，他們就端得出來。

且說在十一月十七日這一天，從蘭契斯特郡來的六十五歲的貴婦人海絲·席麗娜夫人，正以貴婦人特有的氣勢中規中矩的吃着塗滿了奶油的美味鬆餅。她一面享受着鬆餅，一面隨着迴旋門的動靜盯着那些新進來的客人。當勞斯康伯上校進門時，她馬上微笑着點頭歡迎他。勞斯康伯上校彬彬有禮，很有軍人氣概，脖子上掛着看馬賽的望遠鏡。席麗娜夫人依着老式的貴族禮節，坐

直了身子等了一、二分鐘好讓上校走向她身邊。

「哈囉；席麗娜，妳進城來作什麼呀？」

「看牙醫呀！」席麗娜夫人含着鬆餅有點口齒不清，「我想到反正我已經上城裏來了，就索性給海里街的那個人看看我的關節炎好了。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個嗎？」

雖然海里街上有好幾百個時新式的醫生，勞斯康伯可一點不差的知道她說的是哪一個。

「對妳有沒有效呢？」

「我可是希望它有效呢。」席麗娜夫人有點抱怨地說：「真是個怪傢伙，我想都沒想到他會忽然出手扭我的脖子，像扭雞脖子一樣。」說着她心有餘悸的轉動着脖子。

「你疼不疼呀？」

「一定疼嘛，扭到那種程度。不過老實說當時我真沒有時間去想呢！」她還繼續不安地轉動脖子，「現在我覺得好多了，而且這麼多年來，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得見我的右肩膀哩。」說着她一面扭頭示範，一面又叫起來，「唉呀，我想我見到的不是那個老珍·瑪波嗎？我以為她好幾年之前就歸天了！大概她有一百歲了吧？」

勞斯康伯上校不怎麼感興趣的朝珍·瑪波那邊看了一眼，反正在柏翠門旅館中每天總是有幾個他所謂德高望重的老貓來住住的。

席麗娜夫人繼續談道：「在倫敦只有這兒才能吃到這種貨真價實地道的鬆餅。你知道嗎？去

年我去美國，他們在早餐菜單上也寫的有這種餅，叫了來一看，根本不是正貨，是一種放了葡萄乾在裏面的配茶餅。照我的意思，我倒想問爲什麼還要叫那東西做鬆餅呢？」她把最後一個牛油餅放進嘴裏，很氣派的向四週看看，馬上亨利就站到她身邊了，他不匆忙也不趕，就好像一剎那現身在她身邊一樣。

「我還可以給夫人您端點什麼來嗎？什麼蛋糕之類的怎麼樣？」

「蛋糕嘛？」她遲疑不定的考慮着。

「我們有很好的香料子蛋糕，夫人，我敢推薦給您。」

「香料子蛋糕，我好幾年都沒有嚐過了，可是道地的香料子蛋糕嗎？」

「噢，是的，夫人，廚子師傅是照老食譜烤的，我敢擔保夫人一定會欣賞它的味道。」亨利對他的助手使個眼色，那孩子就開始去拿香料子蛋糕了。

「我猜你去看紐勃里和得銳賽馬會了吧？」

「是呀，冷死人。最後兩局我沒有看完就走了，什麼鬼天氣。那匹哈利的牡馬也不見得出色。」

「本來我就不覺得牠會出色，叫天鵝希達的那匹如何？」

「得到第四，」勞斯康伯站起身來，「一定得去看他們給我什麼房間了。」

他穿過大廳走向禮枱，一面看着各張桌子吃茶的客人，人可真是出乎意料的多，真有點像以

前的老日子。因為把吃茶搞得像吃飯一樣慎重的習慣在戰後就不再時興了。這習慣顯然在柏翠門旅館還行得通。這些人都是些什麼人呀？兩個主教和奇斯樂漢普頓學院院長。是囉，在那邊角落裏又有一對打綁腿的，起碼也是一位主教，才够格在柏翠門進進出出。上校想着，可憐的傢伙，照這樣講起來，像席麗娜之流的也居然花得起錢來住店？她一年只有兩個便士的進帳呢！還有老巴里夫人和桑馬賽角普斯懷太太和卡兒西貝兒——她們全窮得像教堂裏的老鼠一般。

想着想着，上校走到了接待員檯枱邊，葛琳小姐愉快的招呼了他。葛琳和上校是老朋友了，她記得每一個客人而且能像皇族一般的把人長相記得一清二楚。她看起來不苟言笑，很有尊嚴。一頭黃捲髮古色古香，一襲黑絲衫，高聳的胸前掛着的金鍊上吊着一個大金盒和一個寶石浮雕人像。

「十四號房，」葛琳小姐道：「我想您上次就住十四號房，勞斯康伯上校，而且您還說過您很喜歡它。它的確很幽靜哩。」

「我想不透你怎麼能記住這麼多事情，葛琳小姐。」

「我們喜歡我們的老朋友都感到賓至如歸。」

「我的確一到這兒就好像又回到從前的時光，這兒似乎一點沒變……」他向從裏面書房出來向他打招呼的韓富利先生走去。

韓富利先生常常被不太熟的客人誤認為是旅館的主人——柏翠先生。因為真的柏翠先生在一

八四〇年以後就沒露過面，人們接受有個柏翠先生的事實而沒有人有興趣去追根問底。所以常人們誤稱韓富利先生爲柏翠先生時，韓也沒有做任何改正，似乎既然人們愛認他做柏翠先生，他也將錯就錯好了。勞斯康伯上校是知道他的本名的，但不知道韓富利到底是經理呢還是根本就是這旅館的主人，依上校猜想他很可能是後者。

韓富利先生有五十歲，禮貌極佳，風度像一位次長級的人物。他有本領在同一時間滿足衆人的要求，他可以同時極其內行的大談賽馬經、板球、外國政治、皇家逸事、汽車大展的消息以及所有正在上演中的精彩舞臺劇；又告訴美國遊客在短暫的遊英旅程中該看什麼才能看到真正的英國。他又可以提供資料給所有不同口味的客人用不同的預算吃不同的東西。不過他並不是來者不拒地濫交朋友，因爲就是他不自出馬，葛琳小姐也可以馬上幫助客人查到種種有關的資料。總括來形容，韓富利先生就像太陽一般，高高在上偶而從雲中親自來和某一位特定的老朋友打個招呼。這次這份榮幸輪到勞斯康伯上校了，他們談了幾句關於賽馬的老調。勞斯康伯上校就把他的疑問提出來了。這可是問對人了。

「請您告訴我，韓富利，這些老可愛們怎麼能夠有錢來這兒又吃又住呢？」

「哦，原來您正在納悶這件事？」韓富利先生似乎興致來了，「好，這個答案很簡單，他們根本付不起費用，除非——」

他住口了。

「除非你打了個折扣給她們，對不對呀？」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通常她們並不知道她們享有折扣，就算她們知道，她們也以爲是老顧客的緣故而享有折扣哩。」

「難道這不是原因嗎？」

「唔——勞斯康伯上校，我是個開旅館的，我可不能做只賠不賺的生意呀！」

「可是，你這樣能賺得了什麼呢？」

「這是個氣氛的問題……外國人走進旅館（尤其是美國人，他們才是有錢人呢），有他們自己對英國的怪觀念。我可不是講那些，你懂吧，真正大亨三天兩頭在大西洋兩岸飛過來飛過去的。那些人通常都住進沙佛依、杜契斯特那類旅館，最現代化的設備，全美式餐點使他們覺得和本國一樣。我指的是另一批人，一生難得出來旅行，他們希望看到的英國——就不說古老到狄更斯書中那樣，至少他們希望看到像亨利、詹姆斯書中寫的那樣。他們可不希望看到個和他們老家相同的地方。他們回國後就會說：『倫敦有個最棒的地方，就是柏翠門旅館，一走進去就彷彿時光倒流了一百年，那才是真正的老英格蘭呢！那裏住的人，你在任何別的地方都碰不到的，那幾位老公爵夫人真奇妙極了。他們又供應真正古英式餐點，那正牛排布丁之好吃是你從來沒有吃過的美味！還有那牛腰和羊裏脊，加上老式的英國茶和好吃極了的英式早餐。當然，加上一切該有的設備，真是舒適極了。』」

「『哦！還有溫暖的火爐，是用煤塊作燃料的呢！』」韓富利說完了他的獨白，就現出了一個幾乎是苦笑的表情。

「我懂了，」勞斯康伯沉重地說道：「這些人，這些沒落的貴族，這些山窮水盡的大世家，現在他們已淪為觀光的一景而已了。」

韓富利同意的點點頭。「我在納悶為什麼沒有別人也想到了這些事。當然，講起來柏翠門是什麼都俱備了。只要花點錢作一些古物重建的工作，客人到這裏來會自以為發現一些別人沒注意到的古物、古趣。」

「我想這個古物重建得是一筆很大的花費吧？」勞斯康伯道。

「唔，是的，外觀得看起來完全是愛德華王朝式，私下又得有現代人不可少的一切現代化設備，要讓我們的那些老可愛們——如果你不怪我這樣稱呼她們——不覺得生活在二十世紀和在上一世紀有什麼分別。一面也要讓我們的遊客覺得他們活在上一代的環境裏，又同時享有現代的便利，因為沒有這些設備，他們根本活不下去。」

「事情辦起來有點困難吧？」勞斯康伯暗示道。

「其實也沒什麼，拿中央冷卻系統來講，美國人要求——或者我該用『需要』這二個字——的室溫就比英國人高上華氏〇度。我們其實有二組的住房，英式的一邊，美式的又一邊。房間看起來一樣，其實裏面處處不同，電燈刀呀、蓮蓬頭呀、浴盆呀。如果你要美式早餐——就得上麥

片、冰橘汁和別的。或者你愛英式早餐，也有另一套。」

「蛋和醃豬肉吧？」

「你可以這樣點——不過真正的早餐是有鮭魚、菜豆和醃豬肉、冷松雞片、約克火腿、牛津橘子醬。」

「我得記得明天早上點這一大串東西，現在我在家裏也吃不到這些了。」

韓富利微微笑了起來，「現在老爺們都只點蛋和醃肉，他們老早把以前慣吃些什麼東西也早忘光了。」

「對！對！我記得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餐車推來隆隆響，上面放着烤得熱熱的盤子。唉，多麼奢華的生活呀。」

「不，我們儘量滿足客人的要求。」

「包括香料子蛋糕和鬆餅——唔，我懂了，人要什麼就給什麼——我懂了……很有巴黎美心餐廳的味道。」

「對不起，我不懂您的意思？」

「只是一個念頭罷了，韓富利，可是很切題的。」

勞斯康伯上校轉身走了，手中拿着葛琳小姐給他的房鑰匙。一個門房小伙計馬上跳起來立正，引導他走向電梯。他一面走一面看見海絲·席麗娜夫人已經和那個叫什麼珍的朋友坐在一起了。

2

「我猜你還住在那個可愛的聖·瑪利莊園吧？」席麗娜夫人問道：「真是一個美麗又沒有被破壞的莊園。我常想到它。它完全沒變吧？我想。」

「唔，不全對，」珍·瑪波小姐形容了她產業的外表。新建了一座產業樓，莊園廳也加蓋了一點，大街路也改裝成最新的店面式。她嘆着說：「我想人總得接受改變吧！」

「這是進步，」席麗娜夫人含糊的說：「雖然有時我看不出這些真的是不是進步。所有這些七七八八的自來水、電線、冷氣，還有這些五顏六色的叫做室內裝潢，還有那些拉手和按鈕——『請拉下』、『請按按鈕』。現在你到朋友家總會發現一些新玩意兒：什麼『用力按後再放開』，『由此向左拉去』，『馬上放開』等，到底按下、拉出有沒有效呢？在我們老日子裏，只有一個拉手，一種拉法，一拉一大股水馬上就沖下來了——哦，哦，那邊來的不是麥門漢主教嗎？」看到一位年長、體面的教士走過時，席麗娜夫人突然換了話題，「他差不多快瞎了，不過他真是一位入世會了不起的教士呢。」

她們胡亂批評教會的種種，而這話題常因席麗娜夫人認出熟人、朋友而打斷，其實這些也許根本不是她所想的某某要人呢。席麗娜夫人和瑪波小姐談了一會兒「過去的好日子」，不用說，

瑪波小姐的出身可沒有席麗娜夫人那麼輝煌，所以他們的回憶僅止於席麗娜夫人剛成了寡婦的那幾年，爲了靠近駐守在空軍基地的二兒子，才在聖瑪麗米德村買了一幢小房子的往事。

「你常來這兒住嗎，珍？奇怪我怎麼以前都沒見過你呢？」

「噢，不，說實在的，我可住不起這兒呢，而且我這幾年簡直沒有出過家門呢！是我一個好心的姪女，請我在這兒住幾天，而在倫敦好好玩玩。瓊安真是個好心的孩子——恐怕不能叫她孩子了。」瑪波小姐的語氣似乎暗示這個孩子也四十出頭快五十歲了。

「她是個畫家，還滿有名的，叫瓊安·衛斯特。不久前才開過畫展。」

席麗娜夫人對什麼畫家、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都沒興趣，覺得他們是善表演的聰明動物。她也想遷就他們，但私下總懷疑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搞些什麼名堂。

「一定是現代派的吧，我猜。」她眼睛四處瀏覽，「那邊那個是西西麗·洛蒙特——她又染過頭髮了！」

「我想可愛的瓊安·衛斯特是屬於現代派的呢。」這句話可錯了，瓊安二十年前可算是現代派，對現在年輕畫家來說，她是個老古董。瑪波小姐看一眼西西麗·洛蒙特的頭髮，又談到瓊安待她是多麼親切的回憶中去了，瓊安對她丈夫說：「真希望我們爲可憐的老珍姑媽做點什麼，她從來都不出門，你想她會高興到巴納蒙住一二個星期嗎？」

「好主意，」雷蒙·衛斯特說。他上部書賣得很好，所以心情很慷慨。

「我猜她上次到西印度羣島去玩得很高興，雖然途中被捲進一宗謀殺案，有點煞風景。和她的年齡完全不稱呢！」

「她是身不由己碰上的嘛。」雷蒙倒很喜歡這個老姑媽，常常設計一些驚喜的事送給她做禮物。又送她多本他以爲她會欣賞的書，可是出雷蒙的意外，姑媽常常很禮貌地婉謝他種種的好意；雖然她也告訴雷蒙說他送的那些書「很有意思」，雷蒙懷疑她根本看都沒有看過。當然她的眼睛愈來愈弱也是原因吧！

對於最後一點，雷蒙可想錯了。瑪波小姐的眼睛在她這種年紀來說是好得不得了。現在正興致勃勃地觀察她所看見的四周的一草一木呢。

對瓊安所提供到巴納蒙住一、二個星期的建議，她起先很躊躇，喃喃道：「真是太體貼了，親愛的，可是我真的不想……」

「可是，珍姨，有的時候出去外面散散心對你有好處呀！它會給你一點新觀念和一些新的想法。」

「哦，真的，這點你是很對的。我是想作一次小小的旅行，也許，不是去巴納蒙呢！」

瓊安微吃一驚，本來她以爲巴納蒙對姑媽就好像回教徒對麥加一樣的聖地。

「去伊斯特本或者托基？」

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是……瑪波小姐遲遲疑疑的道。

「是什麼地方呀？」

「我敢說你一定會笑我傻氣。」

不，我絕對不會笑的。（這老可愛到底要到哪去囉？）

「我真想去倫敦的柏翠門旅館住幾天。」

「柏翠門旅館？」這名字倒挺熟的。

瑪波小姐迫不及待的講道：「我以前在那裏住過一次，當我十四歲的時候，我和叔叔、姊姊一同去住。湯瑪士叔叔是艾理會的教士。我永遠忘不了這地方。如果我能去住一個星期就够好了——兩個星期也許就太費錢了。」

「噢，這沒有關係的。你當然可以去。我早該想到您想去倫敦的——商店和別的什麼都應有盡有。我們來把這件事安排一下，如果柏翠門旅館還在營業的話。很多旅館都不見了，有的在戰時被炸了，有的關門大吉了。」

「不，我剛好知道柏翠門還開呢。我接到一封信，是美國朋友波士頓的愛蜜·麥克阿里斯特寄來的。她和她先生就住過那兒。」

「好，那我就開始來安排這件事。」她又輕鬆地加上一句，「我怕您會發現它變了很多，和您小時候的完全不同了。所以不要失望哦！」

「柏翠門依然是老樣子，沒有改變。」瑪波小姐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實際上，連她自己也